

西汉合浦郡治初探

陈瑞业

合浦郡于汉代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始设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记载：“元鼎五年……夏四月，南越王相吕嘉反”，秋，汉武帝派兵平叛，于次年春天平定叛乱后，“遂定越地”，而设置南海等七郡，合浦郡是七郡之一。又于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在海南岛设置儋耳、珠崖二郡，凡九郡，统辖于交州部。《汉书》没有说明合浦郡治在何处，而后人谁先提出西汉郡治在徐闻县，东汉始迁治合浦呢？据1979年修订《辞源》释：“合浦，汉代郡名，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的九郡之一，郡治在徐闻，即今海康县。参阅《太平寰宇记·太平军石康县》。”1981年重印《辞海》释：“合浦，郡名，汉置，治徐闻，即今广东省海康县治，东汉徙治合浦，即今合浦县治。”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清代阮元等人编修、成书于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的《广东通志》。该志《沿革》云：“汉元鼎六年开置合浦郡，治徐闻县，后汉为合浦郡地，时移治合浦。”自后修地方志书或专家学者论著，都沿袭其说，西汉合浦郡治在徐闻已成定论。

解放后，随着我国文物、考古事业的发展，以出土文物纠正史书的误载不乏其例。如《汉书·卷九五》云：“胡薨，谥曰文王。”但1983年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，同穴分别出土了一枚“赵昧”玉印和一枚“文帝行玺”龙纽金印，从而考证了第二代南越王叫赵昧，纠正了《汉书》载为赵胡之误。《广东通志》等上述的“定论”今天已引起人们质疑与否定（见《北海日报》2001年12月3日三版）。为阐明问题，今将合浦、徐闻两地从以下几方面作比较，就显而易见西汉合浦郡治在何方了。

何以郡名合浦，不命徐闻郡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合浦郡……县五，徐闻、高凉、合浦、临允、朱卢。”可见当时郡与县均冠以同一地名。西汉郡县同名者，唯合浦外，别无他例。既是郡治在徐闻，为何不叫徐闻郡，待东汉迁治合浦方改称合浦郡，而自始至终却以相距数百公里以外的合浦县又冠以郡名？所以就其名称而言，初设合浦郡其

治所就在合浦，郡县同属一地，才用同一地名。

又据明代嘉靖年间（1522-1566年）编修《雷州府志·事纪》载：元鼎六年“平南越，置南海……七郡。是时雷州属合浦郡。析合浦郡置徐闻县，是为徐闻之始。”嘉庆年间修《海康县志》亦云：“汉元鼎六年，置合浦、交趾等郡，县隶合浦郡……寻析合浦郡置徐闻县。”从上二志记述可知，在时间上徐闻县设置后于合浦郡，是由郡分设的新县，作为一个郡治不可能设置在一个尚未设县的半岛荒原上。

地理位置的比较

汉代的合浦郡范围很大，地跨今天广西、广东和海南三省区。合浦郡北起今天的容县、横县，南抵北部湾滨海，曾一度辖海南全境；东从广东开平、新兴，西达大万大山。境内有汉代对外海上交通和贸易重要港口之一的合浦港，又有与合浦港相连接的南流江，溯江而上，直过桂门关（校阅者注：两江在桂门关处连通，历代可通大船，曾有过淤塞和重修的记载。见明史八八《河渠志》），进入北流江，顺流而下，入西江，溯桂江，过灵渠，入湘江，抵达长江水系，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通道。这条通道在汉武帝平定南越设七郡前于秦始皇三十三年时已开通。“以卒凿渠，而通粮道，与越人战。”汉代出口物资可经这条水道汇集合浦港，然后经海上运往东南亚各国、远至罗马等；而外国商船经海道来到合浦港停泊，进口商品再沿着这条水道输送到沿线各地至中原。解放后，在这条水道沿线汉墓陪葬物中，出土了许多舶来品，尤其是合浦汉墓中出土的舶来品更为丰富多样，就是一个佐证。从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可知，这条水道也是成为汉使者出国和外国使臣要到中原的通道之一。由此可见，合浦当时是岭南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海上交通的重要地区之一。合浦历代以出产珍珠为名，又是江河汇流入海处，民间内河与海上交通运输早已兴起。从中可以窥测出，在汉之前这个地方已是一个经济比较富庶，商业比较繁华，人口比较稠密的集市。所以，汉设合浦郡时郡治就设在合浦这个地方。

汉代徐闻县，辖今天的廉江市及整个雷州半岛，位于合浦郡偏南大陆上，是五县最小的一县。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关系，成为汉代对外海上交通和贸易港口之

一。但专家们认为，作为一个海港，它的条件远不及合浦和广州。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海港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海上航线经这里，汉代船舶还只能沿着大陆岸边行驶，广州、合浦间的航船一定要穿越琼州海峡，徐闻正是必经之地，船舶在此停靠，可补充生活用品和货物，因而成为当时一个海港。但雷州半岛无内河行船，陆地也很困难，要取得与中原联系，最近路程必经合浦港这条水道。据宣统三年重修《儋县县志·沿革》记载：“自初为郡，二十余年凡六反”，于是“昭帝始元五年（前 82 年）省儋耳入珠崖郡。”又据民国修订《琼山县志》载：“元帝初元三年（前 46 年）罢珠崖郡置朱卢县，隶合浦。”此时，合浦郡已设置了 60 多年了，才管到海南岛。所以初设合浦郡时如果郡治设于当时的徐闻就偏于合浦郡边缘，不利于对全郡管理。

合浦、徐闻汉墓比较

汉墓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史迹，墓葬的多少、形制规模、陪葬品的众寡、质料、工艺等，都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地方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情况，所以汉墓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下面将合浦与徐闻两地的汉墓和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作一个比较。

合浦的汉墓分布，除见于报道原属汉代合浦县地、今天的浦北县和广东廉江市发现少量汉墓外，而大量集中在今合浦县城周围，至今还可以见到在县城东北角至西南角半环形的郊外，方圆约七十平方公里内，千座汉墓形如土丘的封土堆连绵不绝，纵横交错，连成一片，甚至在县城老区内，解放后在生产建设中也发现汉墓。根据近年来对古墓钻探调查资料得知，隐蔽在地下不可见的古墓是地面可见的数倍至几十倍。以此推算，合浦县城附近原有的汉晋南朝古墓总数应在万座以上。解放后至今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，合浦古墓由文物部门发掘了 800 座以上，其中西汉墓有 400 余座。这些西汉墓葬多是竖穴木椁墓，有的封土高大，墓室巨大，结构复杂，陪葬物丰富，多的达 240 多件，质料有铜、铁、漆、陶、玉石器、琉璃器、金银器等，许多器物制作工艺精细，水平很高，质料贵重，并有大量舶来品，有的一座墓就出土了几件一级品。因此，合浦汉墓出土文物已多次

被国家选参出国展览。在已发掘的汉墓中，见于发掘报告，认为墓主人身体可能为郡一级的高级官吏已有数座，如望牛岭一号汉墓、堂排一号墓、三号墓、四号墓等。还有八十年代以来挖掘的百座西汉墓尚未发表发掘报告，但经专家对陪葬物鉴定，认为有的应是郡级行政官员的墓葬。

考古发现，汉墓凡密集成片者，都是当时的郡县城郊。合浦如是，徐闻怎样呢？汉代徐闻县治有人认为在海康县城（今雷州市），甚至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还说其是西汉合浦郡治。但中山大学教授周连宽、李荣芳在《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》一文中，认为“现今海康县城位于雷州半岛中部，并非海港，距海峡也较远，附近也未发现大片的汉代遗址或墓葬，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。”广东省博物馆 1973~1974 年于徐闻县发掘了 51 座东汉墓，并经考古调查后，也认为汉代徐闻县城应位于雷州半岛南端、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。1988 年冬，终于在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发现了汉代徐闻县治所遗址，证实考古学家的预见是正确的，海康县城不是汉代徐闻县城故地。那么，海康论地理位置，它不及合浦优越；论汉墓更不及合浦。

据 1986 年编《徐闻县文物志》介绍：徐闻县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，先后发现汉墓 290 多座，分散在一百多公里长的 9 个沿海区多处墓葬区，每处十多座乃至数十座。这些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平底砖室墓（即东汉墓——笔者），少数是珊瑚石室墓和土坑墓。随葬品陶器是主要的，出土陶器最多的是 1973 年 47 号汉墓，也只有 12 件。直到 2001 年 11 月 20 日《羊城晚报》登载的《徐闻又发现汉墓群》报道中说，自 60 年代以来，该县至今发现汉代墓葬仍是 200 多座。

通过二地汉墓比较可见，徐闻至今发现 300 座汉墓，且大都是东汉墓，并分散在首尾长达百多公里的沿海地带，墓中出土的陪葬品饰物极少，以实用陶器为主，数量最多的也只十余件，而西汉墓极少，也未见发掘过的报道。而合浦不说东汉墓数以千计，只说解放后就已经发掘了几百座西汉墓葬，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，多件属国家一级文物，经鉴定多座西汉墓为郡守级官吏墓葬。如果西汉合浦郡治在徐闻，为何那里西汉墓稀少而合浦却发现大量西汉墓，且有郡守级的墓葬

呢？——那是因为西汉郡治设在合浦。

（载《北海日报》2002年3月22日）